在关怀与聚会中缠绵的科幻迷们：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游记

在前往世界科幻大会以前，我先应江西四所高校科幻社团朋友们的邀请前往南昌牵头南昌高校幻迷聚会。他们非常热情，一晚上就找到了南昌六所高校的表白墙发布本次聚会的信息。本次聚会在江西高校科幻社团历史上是第一次超过2个学校，终于不再是江西师范大学科幻协会和东华理工大学科幻协会两个社团互相联谊，还有江西财经大学和南昌大学的科幻迷。2010年江财幻协想成立江西高校科幻联盟但没有成功，2022年logo都做出来了但还是没活跃超过一个月，希望越来越多的南昌高校幻迷能聚集起来。

10月17日：世界科幻大会初体验

10月17日11点，我上了飞往成都的飞机，坐在18排L号，刚好左边的乘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他见我身上有许多银屑病的表现，便询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提出了一些建议。

1.药浴。每周找温泉泡两次，消得很快（带硫磺的）

2.心理。精神压力不能大（环境因素）

3.维生素缺乏。皮肤问题与维生素有直接关系（要么维生素粒，要么水果）

4.新陈代谢。皮肤屏障被破坏了，要规律作息，不熬夜，它导致LGE值很高

5.保湿。避免干燥

6.运动。循序渐进，散步到快走

7.场馆有甲醛，可以把皮肤护住，晚上回去洗澡，冲掉

8.反流问题可能是咽喉导致的，可以做个喉镜

下飞机后，我感到有些头晕，于是在地上坐了一会才拿到行李，遇到詹玲老师，和她一起顺着志愿者的指引坐上了专程大巴，科幻世界编辑阿吾守在大巴车旁边，15点发车。车上还有钟天心，陆秋槎，路航等科幻作家和活动家。

等16点来到酒店，办了入住以后，我、索木、齐然等人一直在想，究竟是在外面吃一顿还是就在酒店一起吃，因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的编辑长君不在这边住，所以不能进来吃，于是就在酒店大堂的嘉宾休息处等待，一转头科幻光年老师叫住了我们，他正在与笔盖交谈（第一次见），而我们就坐在另一边却没看到。杨贵福老师也来了，他之前2011年参加过东北师范大学向往科幻协会11周年的活动。

我们觉得时间太晚，所以大家都索性直接在酒店吃了，齐然直接舀了五大盆菜吃。恰好长君过来了，我打算陪长君去吃，没想到姜振宇、姜佑怡、田田、三马、日本科幻作家和英国科幻作家也在餐厅里头，同住一个酒店确实很容易碰面。

姜振宇老师拉住我，同他一桌的朋友们介绍了我，接着我又找田田和三马聊天，聊了很多有关个人经历的事情，三马说《零重力报》做的非常棒，下了很多功夫，我很感动。又提到了他的老朋友也是另一位科幻作家滕野，田田告诉我他的听力有损伤，需要带助听器，他觉得我们有点像。

接着，提到很多事情是我们被迫去做的，上帝为我们关闭了一扇门，但又打开了一扇窗，其实实际上应该是“生活把我们压至谷底，而我们则尝试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被迫反抗”，我也这样认为，但生活依然要继续前行。

插画师宫可可来到酒店，给田田和三马赠送了礼物，田田和三马也相应地回赠了礼物并送了我一份自绘猫猫贴纸，三马还送了我一顶棒球帽，我此前因为要擦药的缘故，所以把头发都剃掉了。恰好负责对接志愿者让我到酒店门口拿东西，于是就一起出来了，志愿者给了我参加21日雨果奖湖畔排对的信物——本届世界科幻大会的小LOGO贴纸。

没想到，刚出来就碰到了滕野和索何夫（匆匆握手就离去了），正好科幻光年拿到了“野生科幻迷徽章”的快递盒，在大堂上见到了我们，把定制的徽章送给了我们，接着田田和三马带着滕野一起去对面的商业街吃饭，科幻光年老师则去酒店休息了，他有些感冒。

此时，我忽然发现子旋在和一位外国人互相交谈，这位外国人饱含激情，热情无比地介绍自己手中1989年的科幻杂志。这很快吸引了日本科幻作家藤井太洋和另一位印度科幻作家的注意，我也凑过去听他介绍杂志里包含的各种漫画、元素等等内容，接着看着这位外国人将这本书送给了子旋。

子旋话锋一转，向这位外国人介绍了我，我这才知道他是此前早已熟识的罗马尼亚宇宙俱乐部舰长提容·斯特凡（此前是我替大会转达的邀请函，代邀请他来中国），而子旋正是负责对接他的志愿者。此前我将与其在邮件上的交流记录整理成了一篇文章放在了《零重力报》第13期上。你也可以叫他公孙胜，这是他来成都以后给自己取的名字。

我们热情地交流了一下，然后发现了那张他给中国科幻迷的那幅祝福画，于是我立刻指了出来，他将这幅画抽出送给了我。互相询问了各自的情况，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科幻大会，第一次来到中国。接着也送了我一份礼物，一本他个人自制的罗马尼亚语非虚构文章合集，罗马尼亚宇宙俱乐部年鉴，里面记载了他们的各种活动和展览的照片。他还给我带了一袋茶，当地的小熊软糖，还有一个还不太清楚的袋子。

此时，同为本届大会嘉宾的北京电影学院科幻协会创社社长徐西岭打车来找我，于是我们坐在酒店外相谈甚欢。他特别激动，直接冲进去与依然还在酒店大厅徘徊的澳大利亚科幻作家杰里米·赛尔（Jeremy Sza）和日本科幻作家藤井太洋（Taiyo Fujii）交谈。0点11分，我在另一个酒店博雅名人泰明酒店与华文讨论了第二天沙龙的安排，临走前他把酒店送的水果也送给我，让我多补充维生素。

我不禁感慨不已，世界科幻大会的意义不正在于此吗？此前未曾谋面但已通过邮件熟识的国内外国科幻作家终于得见，互相赠送杂志和礼物，这才是大会本身的魅力所在啊！而panel和仪式只是形式上的过眼云烟，科幻大会的根本是大会以外的聚会环节。

10月18日：沙龙初体验

6点50分醒来后，我在一楼餐厅遇到了埃及科幻作家协会理事伊马德丁·阿伊莎（El-Din Aysha），他也同样是由我代为邀请参加本次大会的。零始真和钟天心也在餐厅，我又在酒店大堂遇到了宝树和姜振宇老师，并与宝树老师一起坐上了8点45分的大巴车前往主场馆，他没戴口罩，我就把多余的口罩送给了宝树老师。

9点30分在中文科幻数据库展位拿了5本《零重力报》放在桌上准备和现场的其他幻协交换杂志，但一转头却发现有一个看似文质彬彬的人忽然凑近拿起杂志，装作阅读样直接将杂志顺走，实在可耻。

谴责结束后，我在美国《轨迹》杂志摊位上看到了科幻世界编辑橙子老师与美国《轨迹》（Locus）杂志时任主编丽泽·绰隆比（），自首任主编查尔斯·布朗去世后，如今她已接手并担任主编20年。橙子老师向她介绍了我，而我们则交换了杂志，她把印有尼日利亚科幻作家沃莱·塔拉比（）的刊送给了我，塔拉比也是我代为邀请到大会的外宾之一。

接着把手里剩下的四套杂志送了出去。我在西南交通大学科幻协会摊位上找2023年会长小罗赠送了《零重力报》，他们回送了一个自制明信片。给马门溪龙科幻图书馆摊位的华文、四川大学科幻协会2023年会长youlika、电子科技大学科幻协会2023年会长小涮赠送了《零重力报》第12期和第13期以及非虚构作品集《山间小屋有条河》，youlika则回赠了一本协会会刊，电科幻协回赠了帆布袋，清华大学科幻协会暂时没有出摊。

我回到中文科幻数据库展位，碰到了张佳风老师，他是来代替天爵来值班的，天爵昨晚熬到凌晨4点还在休息。

11点~12点我在金星厅有一场“高校科幻协会活动经验谈”的Panel，参与的嘉宾我都还没有赠送过《零重力报》（组委会昨天下午将杂志送到摊位上），而组委会用了一种非常重的铜版纸打印，于是张佳风老师便准备帮我将杂志搬到了金星厅。

没想到上楼梯时又晕又喘，科幻世界编辑龙飞老师和张佳风老师把我扶到三楼天台上休息。我有些气道高反，哮喘一下发作，吃了药喝了热水才好一点。也许这就是科幻迷互相帮助的热情，虽然此前素未谋面，但依然愿意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必要的支持。

紧接着在11点主持了高校科幻社团经验分享会，请华文、田田、三马、北鱼、魏然、单反六位嘉宾做了自我介绍并询问了四个问题：第一次是怎样接触科幻的，如何加入科幻社团，当时在科幻社团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以及科幻社团在疫情和互联网影响下所产生的转变。

接着，产生的观点有如下几项：

1.单反认为，高校科幻社团举办活动的意义在于聚会这件事本身，而不在于举办的结果。

2.北鱼认为，高校科幻社团不必拘泥于科幻类活动，而应该有一定包容性，举办桌游、DIY等活动。

3.三马认为科幻迷有一股韧劲，他以观影会举例，虽然放映《2001太空漫游》后并不会有很多的同学留下来，但留下来的往往非常高兴，很感谢有这样一个社团放映这样一部电影。

4.北鱼认为，社长在管理社团时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因为协会没钱办活动就匆匆忙忙垫进去，这不一定对社团发展有好处，接着华文分享了负三百的经历，刚接手协会时发现账目上只有负300元。

5.田田提到，许多科幻迷在中小学接触科幻但找不到同好，大学时开始发现身边的科幻迷，从社恐转向社牛。

6.魏然提到，北京大学科幻协会曾面临注销危机，但当时社团通过帮新东方发广告传单的方式赚到了300元，保证了协会活动的正常维续。

7.华文认为，互联网促进了科幻迷之间的交流，但也造成了线下活动的疏离。

8.许多科幻作家，科幻活动家，科幻评论家都有科幻迷的认同感。

……

大家的分享太过精彩，以至于时间快结束了还有三个嘉宾没有回答完就只能被迫进入了第三个环节问答环节。一眼望去，台下举起手的有科幻编辑宇镭，他是前北京师范大学科幻协会2002年社长，介绍了当时没有互联网时其所在科幻社团的情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幻协会副会长也提到了第4点的问题。

这场沙龙结束后，我发现台下有此前熟识的幻迷，山西大学科幻协会的宏原子和蛋挞、哈尔滨工业大学思飞科幻协会的梨洲、华中农业大学科幻协会彧子、八光分文化的公子政老师、中国科幻巴别塔的周旦雪老师（她赠送了苏州图书馆的纪念书签）等等。我们分别打了招呼并合影，在将张佳风老师帮忙搬上来的五套《零重力报》分发下去后才回到中文科幻数据库展位，此时天爵正在接待身着第80届美国芝加哥世界科幻大会服饰的科幻迷（2015年雨果奖入围者），零始真和张佳风老师也在摊位上。天爵见我到来，十分热情地向两位美国科幻迷介绍我，我们六人一起合了一张影。

刚送走这两位美国科幻迷，又来了四五个四五十岁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翻看了《零重力报》和《山间小屋有条河》，询问我能不能赠送一本并在上面签名，实在是猝不及防。也许是之前接触的中年科幻迷太少的缘故，突然见到好几个确实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但还是签了名推过去。其中一位周姓老奶奶还加了我的微信，说他们当年都是在科幻世界上看到外国资讯，现在看到有人做这种系统性的翻译，很感动。

送走了这些老爷爷和老奶奶以后，我再次感觉不适，决定带上六套《零重力报》回到酒店，依然是张佳风老师主动提出送我上车，同时把杂志也搬上去了。路航和滕野也在车上，我便送了路航一套，滕野在我准备下车时主动帮忙把杂志搬到了我的房间内，实在感动不已便拿出了其中一套赠送于他。

缓缓躺下打开微博，紧接着看到11点58分的一条留言：“河流老师您好，抱歉冒昧打扰您了！我叫杨舒文，是斯坦福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硕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科幻粉丝社群：以《三体》为例。这次我也会参加世界科幻大会，不知道能否在19号的展览上见到您呀！希望以后能有交流的机会。真的非常感谢！”

我不禁感叹不已。感谢科幻迷们的帮助和支持，让我得以在场馆内不至于晕倒，进而还能顺利参加这场Panel，毫无疑问，科幻迷们是功不可没的。就像Panel第8点所提到的那样，科幻迷之间的情谊能够打破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在宇宙星空中闪闪发光，写就一代又一代触动人心的篇章。

难忘之夜

由于上午在场馆相当不适，我回到酒店倒头便睡，直到被志愿者的电话吵醒才知道已经到要去参加开幕式的时间了。于是我赶紧下楼，但原定18点发车的W08号车18点55分才发车。

开幕式开始前，我准备搬运6套《零重力报》到雨果厅（它们存放在中文科幻数据库展位）发给韩松、王晋康、何夕、谭楷、姚海军、吴岩六位老师。但志愿者此时告知19点20分检票就结束，那拿杂志的事情岂不是要泡汤了？在与志愿者沟通后，他同意我去展位拿杂志。

原本有一条更近的路可以走，但保安拦下我让我从另一边绕一大圈进入。迫不得已地，只能搬起这12本杂志，感觉身体猛地一振，背后一阵隐痛，但没管太多一咬牙就搬了过去，分发杂志并合影。

开幕式20点开始，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联合主席本·亚洛（）欢迎大家来成都来世界科幻大会，荣誉主宾罗伯特·索耶（）发表演讲，表示第四次来中国成都，自己在2007年中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受到了热烈欢迎，回顾自己在世界科幻大会上的参会历史，认为所有科幻迷都会在未来五天内得到很多收获，接着本届雨果奖评选负责人戴夫·麦卡蒂（Dave McCarty）展示了雨果奖奖杯，最后是川剧和科技风舞蹈环节。

但当开幕式进行到大刘与幻迷的互动环节时，我感觉呼吸频次明显加快，胸口又闷又痛，气道僵硬不已，腰痛腹麻，头晕眼花想睡觉，就询问旁边的鲁般老师能不能提前退场。

鲁般老师与志愿者进行了沟通，接着扶我一直走到了医疗救助室。医生给我吸上了氧，询问了我的各种情况并进行了初步检查，另外两位志愿者也到场了。医生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到郫都区人民医院留置观察一晚，我也因此成为了本届世界科幻大会期间住院的第一个病人。

紧接着我就被抬上轮椅，一路畅通无阻上了救护车，到了郫都区人民医院的“世界科幻大会专用病房”。医生安排了查血，心电图，脑补CT和胸部CT检查，说我血压很高（150／102），换气过度，这样容易更憋气，就把插鼻的呼吸器又换成了面罩。只记得大量气体冲入鼻腔和口腔，神智变得逐渐清醒起来，很多朋友也赶到了医院。

原本约好要和笠原（前山东大学科幻协会写作组组长）吃饭，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鲁般老师提到有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可以守夜一晚，他明天有沙龙，我就与合肥工业大学斛兵群星科幻协会前社长空调打了电话，他便打车过来了（一小时，23点50到）。

我在群里报了平安，笠原便提出要来看我，于是山东财经大学王越，成都锦城学院科幻协会创社社长DaDa黑鹅，北京师范大学科幻协会菜鸡，湖北省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业委员会的珠珠，徐西岭，科幻光年老师都陆续来到了医院，他们带我做CT做检查，忙活好久，鲁般老师垫付了所有的费用。最后光年老师和空调留下来，前者还买了饺子（这才想起中饭晚饭都还没吃），子旋10月19日3点来换班，他和空调一直守到6点30分，我们才一起出院回酒店。

如果从朴素中现真情的视角看，我觉得以上文段已经能说明太多的事情，此时此刻已没有太多语言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谨以此记录这个难忘的夜晚。

10月19日：与外国科幻作家和多校科幻社团相遇

早上回到酒店后，与我对接的志愿者带着几位医疗组的成员和一些陌生人过来，说是领导慰问，然后放下了一个很大的果盘，还带来了我来之前在“需求表格”里填写的酸奶和巧克力就离开了，只不过酸奶并不是新鲜的，有很多添加剂的味道，金币巧克力是代可可脂的，于是我只是喝了一口酸奶，其他的都没有碰。我把果盘拍到群里询问，有人告诉我里面有山竹，很好吃，但我没见过这种水果就也没有碰。

天爵和三丰来到房间看我，同时讨论了未来三天即将举办圆桌的变更情况，我们打算把一些活动转为线上举办，接着给三丰老师送了一套《零重力报》。我和天爵还没有吃饭，于是一起下楼，在电梯遇到了零始真，在餐厅遇到了钟天心，飞氘，张小北，姜振宇，姜佑怡，给前三者分别赠送了一套《零重力报》，与后两者介绍了病情已无大碍。

宝树老师匆匆吃过，送了我一个更高规格的活性炭口罩就离开了，又在大厅见到了白贲老师、李广益老师和华文。广益老师告诉我，他刚才见到了提容·斯特凡和赛尔维亚科幻俱乐部会长扎尔科·米利切维奇（Zarko Milicevic）便赶往会场了。9点10分我又去拜访王侃瑜老师，之前一直说要见面一直没机会，现在终于见到了。

在简单地小睡了一会儿后，我与另外七名此前早已熟识的高校科幻迷在温德姆酒店对面天街五楼的“蕃茄述烧烤”见面，包括菜鸡，笠原June，西安交通大学云染，山西晋中信息学院教师Brother，武昌工学院那乇，徐西岭和洛阳师范学院最优解。

吃完饭后和笠原June、云染和Brother一起坐车前往大会主场馆，我提前在喜来登酒店下车，与申幻小助手商量协调车辆搬书的事宜。科幻世界编辑尾巴告诉我，《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2023年版）预计会在今天16点打印完毕，于是我找到暨南大学科幻兴趣小组的布亚帮忙搬运书籍。

今晚，银河奖颁奖典礼即将在喜来登举办，许多外国科幻作家都会出席活动，我也想借此机会早些完成此前与他们约定好赠送《零重力报》的事宜。申幻小助手和戴夫·麦卡蒂一起走到门口，电话不停，麦卡蒂则一直围着小助手转圈圈，时不时与路过的外国科幻作家搭话。

申幻小助手给我安排了专车用来运送杂志，于是我们先到会场将《零重力报》和《山间小屋有条河》搬运到主场馆嘉宾出口处，并运到了喜来登酒店的银河奖颁奖典礼现场。但一直等到下午17点还是没有等来货车，此时尾巴编辑告诉我至少要到19点了，只能让布亚离开，自己先把《零重力报》送出去了。

于是接下来的流程就是不断看到朋友，打招呼送杂志。先找一个位置坐下来，看到小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幻协会柳可、西南交通大学科幻协会草肃等高校科幻社团代表早已经坐在会场内。微博博主科幻光年和安迪斯晨风也做了过来，前者向后者介绍了我，于是我们互关并拍摄合影。

科幻世界编辑长君告诉我日本科幻译者大森望老师在后面，正好有一位杂志社的日语编辑在后面，于是我拿杂志跑去，在这位日语编辑的帮助下将杂志送了过去，介绍了这两期世界科幻文化专题的具体情况。事实上我们很早就通过邮件认识了，大森望解释说之前没有给中国科幻迷写祝福语是因为当时没有理解清楚应该写什么祝福，要给谁写，为此感到抱歉，然后盛赞了这本杂志。

秘鲁科幻作家丹尼尔·萨尔沃是第二位赶到现场的外国人，他与另一位同行的智利科幻译者莱昂纳多·埃斯皮诺萨·贝纳维德斯（Leonardo Espinoza Benavides）交谈甚欢，我把杂志交给了他们同时合影，萨尔沃也是我代为邀请到本届大会的，而贝纳维德斯则已经在邮件上沟通过。王侃瑜到达现场，与一位美籍非洲裔科幻作家相谈甚欢（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于是我也凑过去送了一本杂志并合影。

等我准备再从箱子里拿杂志时，旁边的志愿者忽然询问我有没有向上面报备，于是我让他们看了里面的内容，并告诉他们已经提前告知过了。我问了他们三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世界科幻大会具体是什么东西，他们说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雨果奖是什么，他们依然不知道；那你们知不知道这本杂志，他们还是不知道。而他们知道的是，要守好这一份责任，不让任何问题发生。我只好把情况解释的更加明朗，他们这才离去。

紧接着就在大厅碰到了美国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主编尼尔·克拉克、本届世界科幻大会联合主席本·亚洛和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由于都提前在微信上打过招呼，因此杂志发放又快又准，也都做了合影。

走进会场时，我还与到场的贾飞、天洛\_奇、单反、鲁般、路航、滕野等朋友打了招呼，又看到了刘慈欣老师，于是也过去送了一份《零重力报》。罗伯特·索耶最开始还以为我要找他签名，于是在杂志封面上写上了他的名字，但紧接着他神情一紧，恍然大悟道“Zero Gravity, RiverFlow!”，他立刻和我握手，表示非常喜欢杂志。

由于满打满算在场馆内已经待了一个小时，一直在等待立原透耶和任冬梅老师到大会现场来，但我实在撑不住了，就和尾巴老师联系请她帮忙把还没有分发的《山间小屋有条河》搬到喜来登门口，没想到还没出安检口就碰到了急匆匆进来的任冬梅老师，我赶紧把杂志交给她，然后离开了会场，刚刚出会场门口又碰到了代表印度科幻作家协会参加本次世界科幻大会的印度科幻编辑迪普·苟斯（Dip Ghosh），他说回头想送我一本印度科幻书籍，等回印度后再做一个线上采访。

此时已是20点30分，《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依然没到，在与尾巴编辑沟通后决定由她自行解决搬运问题，我则由司机送回到酒店门口，不能再打扰他的时间了，很不好意思。21点到酒店后从杨枫那里得知清华大学科幻协会在聚餐，又从华文那里得知银河奖结束后各高校科幻社团会在他们下榻的泰明酒店下聚餐，于是决定去后者。

天爵告诉我，清华大学科幻协会的同学们凌晨四点出发，赶着天明来参加大会并急匆匆地摆摊，他们此刻正在聚餐。但我实在没有力气去，于是在房间里等来了坐出租车来拜访我的颜妍（柯璐）。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2020年我对她做过一次采访。她研究晚清科幻，告诉我做这方面研究总有一个现象出现，就是不断看学者和前辈发现新的翻译小说原本，而学界原先认为的民国原创科幻小说经常被一次又一次发现英文或日语底本，这让她感觉该领域很容易塌房，但也是不断避雷的过程。

她问起了我的身体情况，这才发现我光顾着见朋友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吃晚饭，于是她就像18日（昨天住院）晚上光年老师那样给我定了一个白菜猪肉水饺的外卖，我一下就吃光了，一边吃还一边说起最近大会的一些情况。

23点银河奖颁奖典礼结束，华文等高校幻协同学们一行回到酒店，华文提议在泰明酒店楼下一起聚餐，此时，我忽然在群里看到了一张照片，那是十九家高校科幻社团在台上合影的照片，分别有南开大学灵南科幻协会、北京师范大学科幻协会、成都信息工程大学Foto科幻协会、电子科技大学科幻协会、桂林理工大学天文科幻协会、北京大学科幻协会、浙江大学星弦科幻协会、西南大学科幻协会、西南交通大学科幻协会、四川大学科幻协会、华中农业大学科幻协会、西南石油大学科幻协会、哈尔滨工业大学思飞科幻协会、武汉大学科幻协会、重庆邮电大学科幻协会、山西大学科幻协会、暨南大学科幻兴趣小组、西安交通大学科幻协会、山东大学科幻协会。

我忽然想到，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住在同一个酒店，而华文正在组织他们聚餐呢？想到白天顺走《零重力报》的陌生人，又想到这样的机会是难以见到的，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给自己身边熟悉的朋友们呢？于是我连衣服都没顾得穿就抱起剩下的《山间小屋有条河》淋着小雨走了过去。

泰明酒店离这里不远，到酒店楼下后，西南交通大学科幻协会2022年会长北鱼告诉我告诉我有一批同学还在会场搬运《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搬到喜来登酒店，每个人都拿了一本收藏。华文让我回去穿上衣服再来，不着急，于是徐西岭陪我回酒店拿衣服。

这就是科幻迷的力量，背后实则反映了科幻世界编辑单反的努力，他为这些社团争取到了很多嘉宾名额，填补了许多高校幻迷因时间原因无法参加大会的遗憾。这样的场景，即便在整个中国高校科幻社团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的，这意味着北京、山东、广西、山东、山西、哈尔滨、武汉、广州、西安、成都、重庆等11个城市的高校科幻社团都有代表出现在了同一家酒店里，让已经疲惫不堪的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去看看。

刚好，科幻世界编辑在酒店大堂派发大礼包，

包括《科幻世界》2023年9月刊各一本、《首届成都天府科幻电影展参会手册》、笔记本、严曦的《造神年代》、两个科幻世界徽章、还有印有科幻世界LOGO的衣服和帽子，由于体力不足，我让志愿者帮我拿了上去。

此时，笠原和王越也来到酒店大厅找我，我让他们一起去参加聚餐活动。一进门，分形橙子、杨晚晴、拉兹、白贲、橙子等科幻作家及编辑都在场，我和晚晴老师和白贲老师一起合影，坐在拉兹老师旁边。子旋走过来时忽然脚底一滑扑向拉兹，还好身边的人扶住了他，拉兹老师打趣说“不必行此大礼”，周围的幻迷们都笑了。现场足足围起了8个桌子，山西大学科幻协会的宏原子和蛋挞来和我打招呼，我问他们来了几个人，他们说来了四个，那瞬间特别感慨，这总算是填补了没有去成山西太原调研的遗憾。

大家告诉我，《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打印出来了，已经被全部搬到了喜来登酒店，第二日会被运到科幻世界杂志社商业展位和中文科幻数据库幻迷展位上，各放置100本。我把华文帮忙搬来的《山间小屋有条河》发放了下去，直到大家都拿了一本我才坐下。

记得7月2日中午在西南交通大学科幻协会做高校幻协调研时，他们中午就请我喝了唯怡豆奶，提到这种豆奶只有成都本地有。现场不是饮料就是酒，但唯独这瓶豆奶在闪闪发光，再问拉兹老师，他也说没问题就拿了一瓶喝。可能是没有吃中饭和晚饭的原因特别口渴，北鱼连着给我倒了3杯都喝完了，大家也都在劝我早点回去，于是我和大家打了招呼，就拿着豆奶离开了，王越护送我回到酒店房间。

10月20日：丰富多彩的幻迷展位

果然，酒店原本用于慰问的那份果盘被换掉了。这几天每天回酒店都能看到新的水果。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我并没有吃水果的意识，因此可以说这两天吃的葡萄比过去6年吃的都多。不过还是要吐槽一句，昨天上午发的慰问果盘还没碰就已经不见了，9点20分在餐厅碰到了姜振宇、梁清散和王侃瑜。

姜老师分享了一件趣事，她的妻子姜佑怡在开幕式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英文稀烂的日本科幻作家，他的电话掉了，在路边待着正好被佑怡发现，最后凭借动画里学到的几句日语同他进行沟通，进而“捡”回了酒店，大家都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吃完准备走时遇到飞氘老师便打了招呼。

这时，本届大会主席陈石的特派员谭女士与我一起上车，一起聊了很多关于大会筹备和身体健康的问题，了解到雨果奖颁奖典礼会有川剧和下届大会举办方格拉斯哥的表演。接着在车上遇到了麦子丰（），他送了我一本其主编的《胶囊》（）中德双语科幻杂志（专门在德国介绍中国科幻文学），我刚好带着一套《零重力报》，就也回赠给他了。

说来奇怪，这套杂志是零始真交给我的，此前的200本《零重力报》已经在18日和19日全部发光了，但昨晚他在银河奖现场遇到大森望时，发现大森望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两本没人拿的《零重力报》，就顺便就带回来了，不知道是谁落下的（不是大森望老师）。

慢慢走到中文科幻数据库展位，我看到零始真、天爵和王越在摊位上忙碌，《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已经到位了，于是我拿起《发展史》就到处给熟人分发。接下来的大多数人基本都是我第一次见，少数之前在调研时见过。清华大学科幻协会摊位开张了，幻协2023年原创部部长喜鹊，会长布谷，会员伊斯在摊位上忙碌不已。

在四川大学科幻协会摊位上，吉吉和摸鱼人两位2019届老人兴奋地跑来跑去，电子科技大学科幻协会的小涮笑得很开心（虽然她房间的果盘昨天也是还没碰就被换掉了），杨晚晴老师路过，2025年世界科幻大会选址投票负责人面前摆着选票。

新星出版社编辑艳慧正在售卖图书，而中文在线旗下的Sci-fidea正在介绍自己在英文世界推出的中国科幻作品，我顺便在摊位后的背景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81岁的英国科幻迷詹姆斯·布杨特（James Bryant）独自飞到成都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有人说这是他参加的第15届世界科幻大会。华文多年的好友jlindsey认出我并和我合影，她戴着特邀证，上面写着013456，这个证在大会上的权限很高，而这张特邀证是亲戚给她的。

马门溪龙科幻图书馆摊位上，华文正在给幻迷盖章发放无料、零始真、电科拂石和川大youlika也来帮忙，南京理工大学科幻协会2022年社长周祯榆路过。我休息一会后又来到藏族科幻群体展位上，负责人高云正在和零始真讨论，准备将其带到展位上补充中文科幻数据库的藏语科幻图书信息。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艾希、菜鸡、研二的志愿者蓝莓、武汉大学科幻协会龙逸飞、电子科技大学科幻协会点汀停鹭都在四川大学科幻协会摊位前停下并合影，在会旗上签名。还有一位幻迷洛奇，他是一位医生，看到我18日住院的事就询问了我的身体情况，我告诉他有胃食管反流病，他说胃与心相通，送了我一块麝香保心丸，必要急救时可以吃。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启航学者王嘉城和最优解也路过了这里。

在以上人名当中，我向除清华幻协外的朋友们大都送了《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自己已经拿过的除外），因为去清华幻协的时候还没走到中文科幻数据库展位，还没拿到《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

在疲惫与激动里相遇

此时，我已经在场馆内待满了一个多小时，马上13点就要参加“21世纪中国科幻粉丝群体研究”论坛，于是12点30分就往天王星厅走了。路上碰到了一起去的长君以及中文科幻学术工坊的小伙伴们。但最让我吃惊的是，10月18日在微博留言的那位斯坦福大学博二留学生杨舒琪也来到了现场成为了嘉宾，这让我惊讶不已。

赛尔维亚科幻俱乐部会长扎尔科·米利切维奇在微信上告诉我，他已经来到天王星厅的观众席，于是我过去和他打了招呼，他十分兴奋地送了我协会会刊《发射器》（Emiter）第500期。本届雨果奖最佳粉丝作者获奖者克里斯 M·巴克利（Chris M.Barkley）也来旁听，我们也一起合影了。

沙龙开始前我告诉子璇，我可能过30分钟就要出去透气，于是他只让我以《在社会与学校、线下与线上之间交错换代：中国科幻迷群体简史》为题目主讲了10分钟，接着叫来了医护人员让我赶紧休息，此时我的体力已经耗尽。

在梁志愿者的搀扶下，我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3楼露天平台的木质座椅上，最开始只有她和华侨大学包骏洁（也是中文科幻学术工坊的成员）在守着我，清华大学科幻协会伊斯也过来蹲在我旁边向我了解身体情况，他把他的大衣盖在了我的身上，以此挡风。后来子旋、医疗组现场调度员刘广明、田田、三马、成都商报谭雨希等人也都陆续来到了周围。

可能是这几天太过疲惫的缘故，睡觉这张木板凳上就感觉像是回到了家里一般温暖，五星级酒店的床虽然柔软，但对腰椎间盘患者而言是痛苦的；露天的木板凳虽然冰冷，但对腰椎间盘患者而言却像是回到了家一样。

我借此机会跟他们大吐苦水。由于温德姆酒店床太软的原因，这几天我都没有睡得太好，比较难受。事实上，我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吃午餐了，晚饭也只能点外卖，因为不停在见人，所以赶不上他们规定的时间。

即便赶上，能进食的东西也并不多，牛排鸡肉都咬不动，只有西瓜和黄瓜比较软，早餐只能喝脱脂牛奶再加点鸡蛋炒饭。他们立刻与酒店负责人沟通，给软床加了一层硬垫子，给我准备了一个素食餐，同时把酒店医疗组组长联系方式给了我，让我有问题随时给他们打电话。

由于交通管制原因，我只能乘坐救护车离开管制区，再由医疗组保障人员岳先生开车送我回酒店。四川国际媒体中心记者谭怡心也从场馆里出来了，事实上，我们提前一天约好要在中文科幻数据库展位做一个五分钟采访，但眼下形势已经不允许我这样做了，我只好与她合影告别，以后有机会再说了。救护车上又来了一位新的志愿者，应该是和之前梁志愿者交班的，我就这样在大家的护送下离开会场。

回到酒店吃完素食餐已经是15点30分了，我在酒店大厅遇到了日本科幻研究者立原透耶和上原香。桂林理工大学天文科幻协会科幻部分创建人何沐川及其对象也来到了酒店大厅，我与他们合了影。科幻光年老师找过来，带来了英国科幻迷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从英国寄到中国的一些书籍。他给天爵、子墨子夏子还有我都各寄了两本书，都有一本艾德里安·柴可夫斯基（）的签名书籍，他专门在图书专卖会上排队请柴可夫斯基给我们写了To签。

他还给每个人都寄了一样特别的礼物，比如我之前在邮件里和他提到的一个问题：“英国科幻粉丝社群最早诞生的时间”在《英国科幻粉丝社群：1930年至1980年》（Science Fiction Fandom in the UK:1930-1980）这本书中就得到了解答。

此前，科幻光年老师在10月花费800多元将六套《零重力报》第12期和第13期寄往英国，史密斯开了一个小时车后，在英国科幻会议上带给了本届雨果奖最佳粉丝杂志奖入围者雨果图书俱乐部博客（Hugo Book Club Blog）团队的奥拉夫（Olav）和阿曼达（Amanda），还专门送给了柴可夫斯基，并请他们拍了照，这是《零重力报》第一次被送给国外科幻作家，这也是一种有来有回的科幻迷情谊。

17点20分，我又在在酒店大堂遇到了一群科幻学者——三丰、王诺诺、宝树、万户、夏笳，一问才知道他们准备去参加一个酒局。我原本也应该去参加赛凡科幻空间和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的“SF之夜”活动，但光年老师告诉我那大概率是喝酒抽烟的地方，再加上我体力已经耗尽就没去。

18点20分我又在餐厅遇到了滕野，与飞氘和任冬梅坐在一起吃饭，他们正准备去参加“SF之夜”活动，急匆匆地离开了。我刚刚站起来就看到了印度科幻编辑迪普·苟斯，他履行了昨日的诺言给我送了三本书。本来他之前在微信上告诉我，他并不知道这次大会可以参展，于是虽然带了很多自己公司出版的科幻书籍，但现在却没有地方展示，询问中文科幻数据库有没有空的位置，可惜数据库的柜子早就满了。

教我读这几本书上的印地语作者名，告诉我《太空旅行者日记和其他故事》（The Diary of a Space Traveller & Other Stories）这本书在印度特别著名，我问他这是不是“Childhood”文学，他告诉我可以认为这是“Young person”的科幻文学。我们互相写了To签（这是我人生中写下的第一个英语To签），告诉我如果看不懂印度语可以用谷歌机翻。

吃完饭走出大厅，我又碰到了泰山科技学院蓬莱科幻学院院长吟光，紧接着伊朗科幻作家佐哈·卡泽米（Zoha Kazemi）约我见面，她刚刚到达成都（依然是我邀请来大会的），送了我一本她自己的伊朗科幻小说集，自我介绍的宣传手册以及一个绿色包装的伊朗软糖，提到自己在伊朗已经出版了17本科幻作品集。我觉得头有些眩晕，便提出想去休息一下，匆匆与卡泽米告别后又在电梯里遇到了埃及科幻作家伊玛德丁·阿依莎，他祝我能睡一个好觉。

20点05分，零始真来到我的房间送已经到货的8本历年零重力报（原本打算把历年的期数拿出来展示，但是后来还是觉得不妥，10月21日上午在摊位上送给了清华大学科幻协会做藏书），天爵送了10本《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守护学徒的粉丝科幻杂志《科幻饭》实体版和四川大学科幻协会《30周年纪念刊》。他们离开后，左左薇拉又来拜访我。

这时，有这样三件事情发生了，天爵在陪清华大学科幻协会同学们聚餐，付昌义老师组了一个科幻导演的聚餐，西南大学赤道也快到达酒店了。最后付老师开车把我和左左薇带到三大炮本味老火锅店，送我们去参加清华幻协聚会后离开，我借此把《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发了4本出去。

伊斯谈起了今天在会场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协会几人偷偷坐上了运餐车准备浑水摸鱼偷偷潜入会场（主办方邀请他们去却没有给他们办嘉宾证），被发现后所有证件都被没收了。接着天爵谈到了科幻作品中的一些主题元素，而我和伊斯则继续讨论科幻圈内的一些事情。

22点 我和大家告别提前回了酒店，没想到又在大厅遇到了立原透耶和上原香，以及早川书房主编沟口力丸一行六人。我和他们打了招呼，然后送了《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2023年版），与沟口力丸先生合影，接着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来拜访我的赤道。我们走进电梯时又遇到了他们，此时沟口力丸正在翻阅《发展史》。忽然，上原香老师问道：“你打原神吗？”吓了我一跳，接着赤道很激动地说：“我玩！”刚好电梯门开了，就出错了电梯，他们一行住在16楼，而我住在17楼，我们在赤道的笑声中回到了房间。

赤道果然在房间里启动了原神，我则去拜访三马和田田，把《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带给他们2本，三马说如果寒假有空可以到长白山去养养身体，不用担心费用，他把《发展史》的各种照片指给田田看，特别开心。他又提到，也许我需要一个经纪人代理人来处理繁忙的事物，与他们告别后又去给卡泽米送了一套《零重力报》。

原本想给哈尔滨工业大学思飞科幻协会的梨洲和礼炮送一本《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没想到他们自己来了，还让我录制20秒视频给2022年社长银阼，我们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到现在也没有见上面，而他也给我回录了一个58秒的问候视频。

23点58分，我又在群里看到分形橙子老师说818房间有聚会活动就凑过去看，原来分形橙子、杨晚晴、七月、白贲、杨健等银河奖得主在促膝长谈。大概21日凌晨1点，我又下楼到大厅放外卖的长椅上整理白天的各种照片和信息，没想到时间一下来到凌晨4点，我在酒店门口遇到了准备返程的华侨大学郭琦老师，他说这几天一直在关注我的朋友圈，提到学校请假最多只能请三天，因此只能遗憾错过闭幕式和颁奖典礼了，我在同他告别后才回到房间继续休息。

10月21日：第二次难忘之夜

大概睡了四小时，8点40分下楼吃早饭，又遇到了麦子丰，姜振宇老师给我们拍了照片。钟天心、分形橙子、严锋、宝树围成了一桌，我则和王侃瑜、土豆、姜佑怡围成一桌。吕广钊老师路过，他只待今天一天，明早就回去。

科幻光年及其儿子也路过了我们这里，天爵和钟天意也下楼了。我注意到天意似乎把我从好友列表删掉了，于是向他解释了半天，他说这并不是针对我，只是对科幻这个事物感到失望了，他还建议我去网易人间尝试写写非科幻类型的非虚构作品。

吃完饭准备前往会场，刚好碰到天瑞说符和天洛\_奇，他们也在一起等车，天瑞说符10点30分有一场签售会，然而10点的公交车已经提前开走了，下一班公交车是11点，我们就一起打车过去了，我把《零重力报》第10期和第11期送给了他，他一路上看得很认真，翻阅速度也很快。

天爵昨晚把我的嘉宾证借给了清华幻协的同学，以帮助他们进入会场。他们的证件因为前一天坐运餐车偷偷进城管被发现被没收了，进不去，只能拿着我的证件去。结果出租车到达管控线停下后，我因为没有证件被保安拦在外面，雨果奖湖畔排对的票根他不认，雨果奖入围者的邮件他不认，世界科幻大会官方的邀请函他也不认。就这样被他卡了五分钟后，只好给他看了一眼嘉宾证的电子版，他总算把我放进去了。

但进去刚走到1/3路程又被另一个保安拦下来了，又要看我的证件，好说歹说过去了，等走到嘉宾入场处的时候又给拦下了。我提前跟清华幻协的伊斯同学沟通，请他把嘉宾证拿给我。他在嘉宾入口处喊我的名字，而我就隔着半公里距离过不去，伊斯在那儿又出不来，场面一度尴尬不已。

很不容易地到达场馆后，我看到了医疗组负责人岳先生，他找到我说周区长听说这事后特别重视，一定要照顾好，于是这位岳先生就变成了我一天的贴身人员，于是我又像20号上午一样在幻迷展区转了一圈，遇到了很多朋友。

比如武汉大学教师方舟和珠珠，在电子科技大学科幻协会展位撞见了高校幻协代表的大合影，电子科技大学科幻协会fish，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杨冀鸿、中南大学飞越科幻协会、西南交通大学科幻协会北鱼、深圳大学银河村科幻协会、西安交通大学科幻协会六校幻协代表一起合影，让我站在正中间的C位。三马、misnkey、藤井太洋、youlika、华中农业大学科幻协会的姆Q也路过了这里，我分别把《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送给了他们，克里斯 M·巴克利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又逛了一下华文的马门溪龙科幻图书馆展位、四川大学科幻协会展位、清华大学科幻协会展位（上文提到过，把剩下的《零重力报》全部送给他们做收藏）、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展位（我在这个展位停留了一会儿，遇到了路过的科幻编辑万户、科幻收藏家小浣熊、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助教和饭仔、成理请聆听我的请求、广西师范大学无冰可悦）、英国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主席文森特·多彻蒂（Vincent Docherty）、西南交通大学科幻协会展位、四川大学科幻协会展位（遇到了社员咕噜、须弥、醉步羊男、鱼竿、张tail、鱼干、youlika，在他们的要求下签了七个名。接着我在这里坐了一会儿，遇到了重庆邮电大学科幻协会2023年社长泳环、东华大学平行界科幻协会创社社长钱程、成都理工大学奇点科普科幻协会2022年社长Coco、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科幻协会2017年会长赵雪尧、南京理工大学科幻协会2022年社长周祯榆、成都中医药大学科幻协会2022年财务部部长刘卓颖。

等中午准备离开时，岳先生为方便先让我坐救护车开出封控线，再坐他自己的车到酒店等各种地方，带我到餐馆吃了饺子，回温德姆酒店拿哮喘喷雾和雨果奖颁奖典礼邀请函再赶回会场，专门派了一位专员（据说是某医院的主任）坐在我旁边，如果雨果奖颁奖出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他。

鲁般老师让我先出去，目前彩排还没有开始，等开始给我发消息再进来，于是我又去幻迷展区逛了一圈。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赛凡科幻空间创始人孙悦、中原工学院科幻协会创始人李炎键、《科幻江湖》资讯小报创始人布吉岛、科幻作家齐然和重庆大学硕士生零上柏。齐然带我到3楼转了一圈，碰到了西南财经大学科幻协会的许多成员，都送了一本《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齐然把我送到2号门医疗组据点后离开，我又在据点遇到了西南石油大学科幻协会的千山独行客，把手里剩下的《高校科幻协会发展史》全部给了他。

为了保障我的身体健康，17点30分，场馆医疗组两位做流调的同志带我一起在负一楼吃盒饭，其中一人还给了我一个活性炭口罩，因为负一楼的餐厅还有一些味道。他们都是疾控中心的，四川本地人，来大会做流调，看起来很年轻。他们告诉我场馆起初味道“很恼火”，后来请了专业的清洁团队，现在味道小很多了。我的体质差，所以还是要带一个。

事实上，这里的盒饭比温德姆酒店的饭好吃还有烟火气。温德姆酒店大概有50多道菜，可以自助挑选，但是真的不好吃。虽然这里只有胡萝卜炒肉、腐竹炒藕、花菜、肉四道菜，但是每一样都很好，都咬得动。于是第一盒菜很快吃完了，身旁的年轻流调员又帮忙开封了一盒给我加了腐竹炒藕和花菜，另外两个有很多油吃不了（见油就吐）。他笑着说：“没事，你们外地人吃不习惯的，我们来吃嘛。”这样的烟火气比早晨的冰冷脱脂牛奶、色泽丰满的蛋挞、高端情调的牛排可要快活许多。

单反忽然打电话说美国科幻作家大卫·赫尔在场馆外面的长椅上摔了一跤，想让他来医疗组看看，我和医疗组的成员准备赶过去，但是大卫坚持说自己没有问题，不接受检查，于是单反他们就陪他坐了一会儿。

进入雨果厅以后，我和任青和鲁般打了招呼，与科幻世界编辑哑禅和颜欢加了微信，随后坐下。当颁奖典礼进行的最佳粉丝演播颁奖时，随身陪同的那位医务人员凑过来问我要不要出去透气，我想着最佳粉丝杂志马上就要揭晓了，还是先等等再出去，也要不了几分钟。

但实际上我已经在里面待满一个小时了，前几天都是因为这样才憋气的。当揭晓者念出“Zero Gravity Newspaper”时，据说很多人都哭了，一直在大喊我的名字，但我当时坐的太靠前所以没有听到。我站起来缓缓向台前走去，零始真快步冲来拥抱我，然后我们互相搀扶着，或者台下小朋友的手慢慢走上舞台。当时在颁奖台拿到奖杯时差点就沉下去了，还好只用拿五秒钟再还给志愿者，感觉可以把雨果奖奖杯当哑铃用，用来砸核桃，还可以用来拍黄瓜。

我事先准备好的是入围感言，但由于时间限制，我只能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读出来，唯一一条贯穿始终的主题核心就是幻迷群体。当时非常紧张，说“这份入围荣誉应该属于所有供稿作者”时没有把入围给删掉，以至于一时间有点尴尬，但总算是说完了。

零始真感谢了很多人，最先感谢了我，说是我把他加进去才拿了这个奖。的确，我只是第8期和第13期才把零老师拉来帮助编辑，其他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我一个人慢慢做的。现在网上报道的“共同创办”“主编之一”都是谣言，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不尊重客观事实的行为，只为了报道而不尊重事实。经过讨论，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合作应该会变得更加紧密，会共同策划和编辑“世界科幻大会见闻”专题，不过这是明年的事情了。

我从台上走下，把雨果奖奖杯放到座位前的鼓上，然后就跟着医务人员前往医务室吸氧，他们决定把我送回酒店，于是派人把我的包裹和奖杯都拿了出来，接着我在一旁躺着，他们轮流和奖杯拍照合影。等他们拍完照以后就把我送回了酒店，那时刚好有五个高校的朋友来找我，包括子夏子墨子、那乇等人。

但我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当中睡了过去，子墨子几次把我叫醒，但我还是很困，立刻就闭上眼睛，据说他们叫了很久我也没反应，最后联系鲁般和星河等人找到会务组。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听到了科幻光年、子墨子夏子和赤道的声音，而赤道一直握着我的手，但当时我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全身无力，然后被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由科幻世界编辑橙子老师等人送到郫都市人民医院抢救室，叮嘱我一定要休息。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科幻迷准备打车过来看我，但他们见到我在休息后就离开了，除了这一类信息以外，还有一大堆数百条的祝贺消息，微博也开始疯狂涨粉，一天时间涨了3000粉丝，有关我和《零重力报》的报道开始被大肆传播，而我当时还在一边吸氧一边和光年老师简要交谈，我问光年老师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天意的事情，如果有请一定要及时批评我，我一边说着一边流泪，光年老师说我想多然后也哭了。

我至始至终都不想去医院，因为上一次似乎就是鲁般老师垫付的钱，那这一次的钱谁又能来付呢？而且也许睡一觉就没有事情了。天爵、零始真和钟天意也赶过来了，天意说：“你能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很高兴，我们把好友再加回来吧！”

情况稳定以后我拿到手机，这才知道我第二次住院的事情已经被疯传了……原来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的身体健康，大家都在劝我好好休息，我顿时鼻头一酸就流出泪来了。确实已经有不少国内外科幻作家都知道这事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天爵的沟通与交流，第二个原因是子墨子夏子在美国科幻平台File770撰写了一个英文评论，详细介绍了我的住院的事，这段评论又被该平台的一位作者专门列在了文章里头。

赤道看着前半段夜，接着单反和子旋换班后半夜，他们带我去买了2瓶华西牌酸奶喝，接着7点赤道来换班。

10月22日：守护与促膝长

20年前，高校科幻同盟的后期管理者翟雪连也过来看我了，虽然我们加上好友已经有两年多了，但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一边工作一边聊天，买了肯德基。她的合作伙伴卫东也来了，我们谈了很多有关现在科幻的情况，她告诉我自己今年5月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和郑军一起创办了正负极文化，负责承办北京地区的各种科幻活动，说也许我可以去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医院看看，那里的皮肤科特别强。

下午5点，父亲被橙子老师从武汉叫到了成都，在了解到没有大碍后就把我送回酒店了，光年老师来到房间拍《零重力报》的雨果奖奖杯，让我在《中国科幻口述史》（第2卷）上签名，上面全是他这几天所收集的各中国科幻从业者的签名，准备寄给英国科幻迷约翰·史密斯。他还教我用酒店的订餐服务点餐（还说如果组委会不付费用就记在他名下，但餐到了，不是组委会付，也不能代付），为我返程赞助600元。接着赤道回房，把签售会上海漄送给我的八光分手环交给了我。王侃瑜来到房间看望我，送了一本《春天来临的方式》英文版。天爵、蓝莓和NCC都留言说愿意来参加校对，特别感动。

光年老师带我下楼，帮我寄东西，又在大厅碰到了大森望及其妻子，用光年第二天回顾的话来说就是：“我和河流昨天在下面寄包裹，大森望和他太太经过，和河流打招呼。他们都听说河流病倒了他爸爸还来过的事，大森望开玩笑说，你如果倒下起不来了，那就永远留在历史上了，被我和他老婆疯狂锤头。”

把东西顺利放在酒店前台以后，又碰到了英国华裔科幻作家倪雪亭，申幻小助手也拿着一个小木箱用来装雨果奖奖杯，准备连着一些纪念品一起寄到我家里去。我听说对面天街的一家烧烤店聚餐，打算过去看看，回不改和华文专门到酒店来护送我到烧烤点，刚到门口大家就围了出来，终于见到了华文的老朋友NCC，他和三马一样说到了寒假的时候可以去外省修养的事情。

夜晚，田田、三马和王侃瑜来到房间与我夜谈，提到了许许多多有关我个人的情况。经过这一页我总算了解到自己的处境，原先以为得了于国奖以后也就这两天消息多一点，之后可能该平静还是平静的生活。

但是我看到了海漄现在的情况——他已经完全成为了热度高峰，个人信息被全部扒出，每天接受无数采访，生活节奏被打乱，但好在话题都是他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回答起来并不费劲……大家都一致认为，资本的洪流即将到来，最好找个经纪人挡住推掉。由于一个小动作就能引发很多关注，所以一定要保重身体。

10月23日早上8点，我在电梯里碰到了科学与幻想成长基金创始人马国宾，也是第一次见到，坐上了前往机场的车。“世界科幻大会成都约饭群”也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只是各约各的，但这并不影响科幻迷之间的感情连接。世界科幻大会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每一次结束都是一次开始，光年老师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养好身体，我们都要好好的。